

在中国工作生活20年,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马克·力文创作大量反映中国变迁的歌曲——

将亲眼所见的中国唱给世界听

彭训文 郭钰恒



“我想看到更多的中国。我当时告诉自己,要留下来”

走进马克·力文位于北京的家,仿佛来到一座小型博物馆。帽子、奖牌、参会证、郁郁葱葱的绿植、从各地带回的民族风情纪念品、厚厚的琴谱、斑驳的吉他……每一样东西都带着故事,好像会说话,诉说着马克·力文过去20年间在中国留下深深浅浅的脚印。

来中国前,马克·力文已研究劳工与社会问题多年。几名来过中国教书的朋友,向他描述了一个与他想象中不太一样的国度。“那时候在美国,许多人对中国存有误解,或者说完全不了解。”朋友们的描述,激起了这位社会学家的好奇心。

故事的起点,源于2005年的江苏淮安。为什么是淮安?“原因很简单:这里是周恩来总理的故乡。”马克·力文说,他对这位中国领导人满怀敬意,同时对这座苏北小城了解甚少,就想亲自去看看。

于是,带着斯诺写作的《红星照耀中国》一书和1977年的英文版《人民画报》纪念周恩来特刊,他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途。

在淮阴师范学院,马克·力文“转型”成为英语教师。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、越发整洁的街道、拔地而起的新校舍、充满活力的市集、蓬勃的生活气息、人们对未来发展的热忱……当地的一切让他感到兴奋。“我想看到更多的中国。”他回忆道,“我当时告诉自己,要留下来。”

支教结束的日子渐近,马克·力文抱起吉他,几乎是不假思索地,一段旋律流淌而出:“城市的美景处处绽放,你时刻都能感到,它的未来充满希望。”就这样,他第一首关于中国的歌《淮安的未来充满希望》诞生了。数年后,2013年,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15周年专场音乐会上,他受邀站上国家大剧院舞台,将这首歌唱给更多人听。

如今,马克·力文已写下80多首关于中国的歌,出版了2本书,还在各地举办讲座。他说,想将亲眼所见的中国唱出来、说出来。“起初,我并没意识到是在写歌,只是走在街上、乡间,创作灵感就来了”。他也常受邀在外事活动中演出,用音乐为更多国际友人搭起认识中国的桥梁。

“是这里环绕着我的团结之光,让我深深依恋难舍”

后来,那把在淮安被拨响的吉他,跟着马克·力文北上,来到了中央民族大学的课堂。有人好奇他为何选择这里,他回答道:“作为社会学家,我对多样性很感兴趣。我听说这个学校集中了中国所有的民族。”他想看见一个更丰富、更立体的中国,想了解更多普通人。

在中央民族大学,马克·力文的身份是外国语学院的老师。“此前,学生们大多未接触过外国教师。”他发现,“很多人实际英语水平比他们自认为的要好,关键在于缺乏表达的自信。”他总鼓励他们开口:“这门课结束时,你们的英语不会变得更完美,但一定会进步。而进步最主要的原因,是拥有了更多自信。”

马克·力文会讲述一些歌曲背后的故事。2008年汶川地震后,多次在美国经历过地震的他,创作了歌曲《地震啊地震》。5年后,他在中央民族大学为羌族学生演唱了这首歌。演出后,一名学生默默上

前,用力握了握他的手。那个无言的时刻,他感到音乐真正抵达人心的力量。

《我在我国教英语》《全世界我最想待的地方》《此心安处即吾乡》……20年来,80多首作品像一张张声音地图,标记着他在中国走过的路、遇见的人。若有人想听,他会欣然弹唱,歌唱中国和这里的人民:“你应该知道,我将在这里度过余生,这是我发现充满灵感的地方;人民如此友好,如此热情,他们对我的温暖让我想歌唱”“是这里环绕着我的团结之光,让我深深依恋难舍”……

马克·力文的采风笔记上,记录着许多未完成的旋律:新疆的壮丽风光,内蒙古那达慕大会的热闹场景,国际友人魏璐诗的旅华经历……旅行中,他收集一个个故事;回到北京,这些故事慢慢变成了悠扬的曲调。

“这里就是我的家,我唯一的家”

20年的时光,足以让一个地方从“异乡”变成“家园”。

在来到中国前,马克·力文没有想过会在这里深深扎根。“或许是一种特别的缘分”。在机缘巧合下,他与二胡演奏家傅涵组成了音乐组合“Inside Out”。他们还为组合起了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字——“秀外慧中”,希望展现东西方智慧的相互启发。

一次适逢中国春节,马克·力文受邀到傅涵鄂南的老家过年。9天时间里,他体验贴春联、吃年夜饭、守岁,感受这个中国家庭的热闹与温情。第二年,他更是在那里住了1个月。“他们的家人专程赶来欢迎我,就像迎接自家亲人回家过年一样。”他说,那种被全然接纳、视若家

人的亲切,让他真切地感受到中国人的善良、中华文化的温情,自己仿佛在这里真的有了一个“家”。

平时,马克·力文的日子忙碌而充实。有人问他闲暇时做什么,他会笑着反问:“哪来的空闲呢?”教学、创作、讲座、接受采访,几乎填满了他的日程。但忙碌中,有一种安定的归属感:“这里就是我的家,我唯一的家。”

走过中国那么多地方、见过那么多的人,他亲眼见证了各地基础设施的飞速发展,也感受到社会面貌的日新月异和人们对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。

他把这些日积月累的观察和感动都写进了歌里,从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《让人民更坚强》,到

献给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《前程似锦,与党同行》,他的创作始终与这片土地的脉搏同频共振。

“我的目的就是将我亲眼所见的中国唱给全世界听。”这句话,是他坚持写歌的初衷。他相信,音乐背后的真实故事能够打动人心:“我讲的就是我去过的地方、我的真实经历……很多人沉浸其中,激发了他们想要了解更多的好奇心。”

马克·力文获得了中国政府友谊奖,这是中国政府对外国专家的一份至高荣誉。他说,这份荣誉让他更坚定了自己的方向——继续用歌声和故事,搭建起一个连接理解和友谊的桥梁。

阳光透过窗户,静静洒在马克·力文公寓满屋的绿植上,也落在那些来自天南地北的纪念品上。这位大胡子老人抱起吉他,拨动琴弦,歌声响起,情意绵绵,融在了温暖的旋律里。

严查电子垃圾进口 扩大禁塑令范围

马来西亚加强治理固体废物污染

本报记者 杨一

不久前,马来西亚执法人员在首都吉隆坡西部的巴生北港开展专项执法,查获一批通过虚假申报入境的电子垃圾集装箱。马来西亚警方数据显示,2025年1月至9月,该国查获走私电子垃圾等违禁品的涉案金额已超过40亿林吉特(1林吉特约合1.71元人民币),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。作为东南亚地区曾受“洋垃圾”困扰的国家,马来西亚近年来将非法固体废物入境管控作为环境治理的重点工作,通过多项措施强化固体废物治理,保护生态环境。

减少“洋垃圾”入境是马来西亚治理固体废物的首要环节。马来西亚自然资源、环境和气候变化部部长尼克·纳兹米表示,该国政府部门已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,在全国主要港口推行“逐箱核查+随机抽检”模式,重点拦截非法电子垃圾及废塑料。2025年7月生效的《2025年海关(禁止进口)(修订)法令》规定,全面禁止从非《巴塞尔公约》缔约国进口废塑

料,合规进口的废塑料纯度需达到99.5%。截至2025年10月,马来西亚警方与海关已联合开展7136次海上执法,查获的电子垃圾价值占同期违禁品总额的90%以上。

马来西亚也同步推进国内塑料污染治理。数据显示,该国每年产生约1200万吨固体废物,其中塑料污染占比超30%,是影响生态环境改善的突出问题。2025年4月,马来西亚政府宣布,将一次性塑料袋使用禁令扩大至全国的森林保护区、国家公园和州立公园、海洋公园、地质公园和地质遗址等。槟城州因海岸线绵长而长期受塑料污染困扰。2025年3月,槟城州启动“日常无塑”过渡期,9月全面实施,仅为传统市集和流动摊贩保留短期缓冲。为推动政策落地,当地免费发放10万个环保袋,中小学推行“自带餐具日”,菜市场用香蕉叶等天然材料替代塑料包装,这些措施获得民众支持。

马来西亚社会各界对治理措施普遍认

长期被视为欧洲经济稳定支柱的德国正面临日益凸显的挑战:德国企业作为资本与技术的核心载体,在全球市场仍保持活跃,但其赖以生存的本土,却因产能外移、投资收缩和就业流失而逐步“失血”。

本土承压 海外支撑

DAX 40指数是德国主要股指,被普遍视为德国经济实力和产业结构的“晴雨表”。安永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,23家DAX指数企业的德国子公司连续一年以上处于亏损状态,其中9家连续4年在本土录得亏损。但与此同时,这些企业在海外市场仍保持稳健盈利,部分企业的全球业绩甚至在持续改善。“本土承压、海外支撑”的经营模式,正逐渐成为德国大型企业的一个显著特征。

企业层面的数据同样释放出压力信号。德国哈雷经济研究所报告显示,2025年德国企业申请破产数量升至20年来最高值,达到17604起,影响波及约17万个就业岗位。

安永另一份分析报告显示,2025年前9个月德国收入最高的100家公司税前利润下降约15%,一些关键行业的整体利润降幅较为明显。

分析认为,当龙头德企在本土难以实现可持续盈利,其影响已不再局限于资本市场,而是逐步向就业、投资和产业链稳定性等更广泛领域外溢。

成本高企 制度约束

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彼得·莱宾格近日对德国工业引擎失速表达担忧。德国工业联合会上月初发布的报告数据显示,2025年德国工业产出连续4年下滑。莱宾格就此指出,这一趋势已超出周期性波动范围,反映工业发展陷入结构性困境,并警示如果企业未能采取有效调整措施,下行趋势可能进一步加速。

安永分析指出,德国本土长期亏损的业务如果无法与全球盈利实现抵扣,企业势必重新评估价值链分布,部分服务、研发活动可能转移至其他国家。

此外,长期高企的能源价格和劳动力成本正进一步侵蚀德国企业竞争力。高成本环境推高了德企在本土开展长期技术布局的综合成本,基础材料、汽车及零部件、机械制造等德国传统支柱工业品类在国际市场中逐渐处于不利地位。德国汽车零部件巨头博世集团董事会主席斯特凡·哈通近日表示,公司预计2025年利润将明显低于预期,且短期内难以恢复至既定盈利水平,为应对持续压力,博世计划裁减约2.2万个岗位。

前景谨慎 挑战加剧

面对持续显现的工业生产下滑等风险,德国各界对经济前景的判断趋于谨慎。多家经济研究机构2025年12月发布的冬季预测报告显示,受对美国出口明显下滑等因素影响,2025年德国经济预计仅增长0.1%。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调查显示,约1/4的公司预计2026年业务将恶化。

德国工商大会调查显示,在约2.3万家受访企业中,约1/3计划削减投资,1/4计划裁员。该商会首席执行官海伦娜·梅尔尼科夫说,德国正面临“去工业化”压力。在她看来,自2019年以来,德国工业部门已流失约40万个岗位,2025年工业部门企业破产数量也达到多年高位,反映出企业外迁和产业收缩的直接影响。梅尔尼科夫指出,如果不及时出台政策降低成本负担、简化行政程序、改善投资环境,德国或将蒙受价值创造和就业岗位双重损失。

分析人士认为,若改革滞后,德国可能陷入“高成本一低投资一低增长”恶性循环,加剧“去工业化”风险;反之,若在税负、能源、行政效率和创新激励等领域取得突破,德国仍有条件依托技术积累实现经济振兴。

(据新华社电 记者李函林)

工业引擎失速

德国经济挑战凸显

环球掠影

